

个地，看个门，接个电话叫个人。”这些语言，男女老少日常生活中随口而出，运用自如。

文化大革命后期，社会商品极大紧缺，经销、管理商品的部门、单位尤为显赫，社会上出现了“走后门”风气。人们使用串话来讽刺：“中华市场无中华（香烟），前门（香烟）总从后门发，牡丹（香烟）不向人民开，凤凰（香烟）何时飞下来？”也有批评戏剧、电影陈式化、套路化：“队长犯错误，支书来帮助，吃了一顿忆苦饭，抓住个老地主。”故事就结束了。批评一些部门萧条冷落，干部无所事事：“桌子不正椅子歪，放着暖壶常不开，一张报纸一杯茶，两颗鸡蛋（健身球）手中拿。脚踩八字手摆六，工作时间散闲步，坐在家里还挣补助。”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，农村在劳动分配上不平衡、不公道，农民用串话调侃：“一等人当书记，房子盖得挺牛气。二等人当队长，一天游逛两半晌，出门就把工记上。三等人跑外交，骑着‘飞鸽’（自行车）戴着表（手表），肩上背着黑提包，白头条子回来能报销。四等人赶大车（车把式），鞭子一甩一块多（一元钱工钱）。五等人守大田，面朝黄土挥锄镰，过节也没有零花钱”。

三中全会之后，农村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致

富的积极性，他们起早贪黑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劳作，“圪楞堰畔都利用，一亩种成亩一分。”做到了“人尽其才出满勤，物尽其用都利用，地尽其利出黄金。”农民自豪地说：“土地到了户，家家有干部，男人当队长，女人管财务。”“出工不用干部叫，天天放梦套（太阳出来之前），男女老少齐出动，一干一个阳婆落（太阳落山）。”短短几年工夫，农民吃饱了肚子，也有了剩余的粮食，主动向国家交售商品粮。过去那种全体干部出动，征收公粮的现象不见了，农村生活大改观。农民自编顺口溜说：“玻璃窗子大正房，连二躺柜闪红光，马蹄表，铮铮响，飞鸽车子院中放。红花被子三面新，满炕大毡白生生，炭火炉子暖烘烘，寒冬腊月热洞洞。”“糜米莜面家常饭，馒头油糕拉不断，逢年过节另改善。”与此同时，农村也出现了新的情况。农民编成顺口溜说：

“土地到了户，拖拉机入了库，闺女穿起喇叭裤，媳妇生了又大肚，计划生育管不住。”到20世纪八十年代，农民手里有了零花钱，结伴到东南沿海旅游。回来后对一些社会现象不理解，于是编出一套一套的顺口溜，发泄牢骚。“富了海边的，肥了摆摊的，醉了当官的。”“老老实实干瞪眼，投机倒把挣大钱。”“烟是路，酒是桥，解决问题要金勺（请客吃饭）。”“胆大的发财，胆小的穷，吃亏